

# 第五章 姜堰《朱氏宗谱》

(资善堂)



# 第一节 原文影印

家訓十五條  
 啟孝弟  
 一 弟子首重孝弟孝為百行之先弟為五倫之一古聖賢垂世立教胥本此為競二故近自家庭遠推邦國無有異致凡我中族父以是教子以是學雖未能至孝近王至弟近伯而事親敬長之餘大抵不離于二者近是

教詩書  
 一 子弟雖愚經書不可不讀經書者所以開人之性情開人之知覺養人之謙恥者也自六歲入學至十五成童而後親師取友無怠無荒將大而功名立榮及宗祖小而行

外氏族譜 卷之四  
 一 家道之成敗恒視內助之貞邪故賢思戒旦弋雁與歌索亦不失為大雅之遺比我宗族謹遵斯志毋令放僻邪佞以貽先世羞

正妻妾  
 一家道之成敗恒視內助之貞邪故賢思戒旦弋雁與歌索亦不失為大雅之遺比我宗族謹遵斯志毋令放僻邪佞以貽先世羞

一 家道之成敗恒視內助之貞邪故賢思戒旦弋雁與歌索亦不失為大雅之遺比我宗族謹遵斯志毋令放僻邪佞以貽先世羞

外氏族譜 卷之四  
 一 意惟恐違悖以取罪戾乃可謂賢孫孝子苟視之為故私置若罔聞不惟終身慮之不肖之地亦何面目見祖宗於泉下矣子孫其念之

法古人  
 一 人言伯夷為百世師仲尼為萬世師豈獨伯夷仲尼為可師哉如皋陶伊傅職業之可師者也周程朱張道德之可師者也韓柳歐蘇文章之可師者也陶朱猗頓生殖之可師者也如或仁或義或勤或儉一言一行莫有不可法者每事必以古人為法則事無不善學無不成德無不立道無不在此述古人而趨然于流俗之表矣

學勤儉  
 一家無貧富俱以勤儉為本勤則不荒厥業儉則不傷其財宮室衣服飲食器用尚質樸勿尚奢華歲時伏臘速男婦賓貴適中不貴過舉宅種桑麻婦勤蠶織毋任逸則思灌出則負來入則橫經須知為之者疾如此則財之源開財之流節居家之道不外是焉書曰克勤克儉此物此志也

處世道  
 一 謙和乃處世之方無論與正人君子交我敬人人亦敬我即奸宄不軌亦將以春風和煦之氣被積逆自無自而來容或有之仍用自反與妄人又何難焉易曰謙受益論曰

和爲貴處世之方也

睦宗族

一人品尤重睦族待伯叔凜若嚴君處昆弟常謹雁序際安居各勤爾業惟患難則同病相憐困乏貧窮須留心賑貸鰥寡孤獨宜格外矜憐或務公不可分肥利己或防不測不可縮後偷前無聽人毀信讒言以傷我族誼毋扶小隙搆外人以賊我宗盟毋覓蠅頭致操干戈于同室毋爭蝸角令起釁于蕭牆毋恃尊以壓卑恃強以陵弱爲人若此大端亦畧可睹矣非然者睦族之謂何其以對祖宗于地下

修世系

一數十葉之家數千指之族傳世久而有徵情義久而弗替以其源流之辨於譜書者素明昭穆之載於譜書者素定是以源濬而未流自清分定而愛敬自生耳間有不肖子孫動謂門弟崇卑爲大小不以譜牒有無爲輕重嗟夫此等愚人但貪飽暖不知禮義馬牛襟裾而已忘祖背宗莫此爲甚是以先世譜書當以時修續庶後之人無冒認遺祖之非路人同氣之誤矣

誌墳墓

祖宗所類於子孫者爲其與我世守一抔土耳然或世遠

入亡時移物換滄海桑田不可識別苟無誌表則墾田地掘爲溝渠者不能保其必無矣烏用爾子孫爲哉故爲子孫者於祖宗墳墓悉宜樹其碑石題其上曰某祖之墓則千百世永存人無敢干毀者

建祠堂

一祠堂者祖宗神靈所由棲子孫昭穆所由序報本追遠所由達故家舊族莫不重此然創立其製廢毀甚易凡子孫當以時修理毋使大壞立宗子宗相於祠中管攝族事勿令致訟于官府庶稱禮義之族

謹祭祀

一祖宗締造之恩等之天覆地載無所用其補報於無所用其補報之地而求以少伸補報之私者惟於歲時伏臘感雨露風木之思以薦明德黍稷之馨而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禮自當如此苟無是禮則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心不幾於息乎凡我子孫必謹乎此

遵祖訓

一祖宗之愛子孫者無所不至不惟生之養之安之而又慮其入于不肖也爲之設教置訓以教之訓詞之所在即祖宗之心志所在生我數世之上不得親見其儀型而今日讀其訓詞即如聞其聲見其形當體其心敬受奉行於不

孝父母

一劬勞樹育之恩上同昊天夫父母當孝人人知之矣然當孩提之時無不知愛其親每至壯盛之日反不免違逆之事此其故非溺情于妻子即分志於功名營情于財利遂致赤子之心漸相忘焉獨不思父母之於子懷抱乳哺內訓外教固望子能終身奉之而不替設有不孝子豈安乎且世俗之不孝子每有因分財產而怨父母不均者有聽妬妻言而怨父母不慈者有放肆奢侈而怨父母拘束者有酗酒賭博而怨父母責治者有私妻子而不顧父母衣食者有厚於私親而薄于父母用度者有兄弟執定輪養

爾我相推以致父母無容身之處者若此之類難以枚舉我族之子孫安可不以此爲戒哉故孝父母嚴爲備著務令人人盡齊慄之誠一一效寢門之風奚至有生不能盡孝敬之極以致歿後有追悔之憾願鑒斯條者時凜凜於中云

教子孫

一子孫之賢不肖家聲之隆替因之由父兄教育與否夫人生天地間前焉而顧其好父母後焉而顧其好子孫父母作之於前子孫迷之于後人生之大願畢矣然子孫之賢不肖未必皆子孫之過也爲父兄者烏得而無咎乎孟子

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是父兄之於子弟貴善養之何如耳凡生子者孫也於孩提之時俟其能言能行須養之以正以啟其良知之天及稍長也有識有知必弘之以正以履其實踐之地入則頌詩讀書使聞正道出則隆師親友以近正人不可偏於溺愛而長其傲惰之氣不可耽於姑息而縱其非僻之心士焉而責其勤於學農焉而責其勤於耕工焉而責其勤於藝巧商焉而責其勤於貿易如此未有不能立其身而成其家者也今人恃目前之富貴忘他日之遠慮雖有中材子孫溺於禽犢之愛縱其驕態之萌千里良材壞于奴隸第恐吉

凶爭勝吞秦如瓊盛極當衰門戶廢墜饑寒相迫則不能讀則已晚買則無本工則有藝有恥填於溝壑無耻流于乞丐矣凡吾子孫必教之習經史知禮義使其窮可爲師友達可爲卿相朱氏之門楣子孫有資質之不堪者亦須習禮節明農務知勤儉然後無忝于朱氏世家之子孫爲人之父兄其可盡委之于孫哉

積陰德

一古人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二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世人以爲天道無知報施莫據天理人心置之弗問豈知

## 第二节 家规家训

### 一、敦孝弟

弟子首重孝弟，孝弟为百行之先，弟为五伦之一。古圣贤垂世立教胥本此为兢兢。故近自家庭，远推邦国，无有异致。凡我中族父以是教子，以是学，虽未能至孝、近王、至第、近伯<sup>①</sup>，而事亲敬长之余，大抵不离于二者近是。

### 二、教诗书

子弟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经书者所以闲人之性情，开人之知觉，养人之廉耻者也。自六岁入学至十五成童，而后亲师取友无怠无荒，将大而功成名立，荣及宗祖，小而行矩言规，谨守礼教。否则，粗读数行而农工商贾，各执一技，亦不失为大雅之遗。凡我宗族谨遵斯志，毋令放僻邪侈以貽先世羞。

### 三、正妻妾

家道之成败，恒视内助之贞邪。故贤思戒旦<sup>②</sup>弋雁<sup>③</sup>兴歌索，忌司晨牝<sup>④</sup>鸡示警。时至今日，妻道难言，莫凛三从之训，谁壤四德之箴。梁鸿<sup>⑤</sup>举案齐眉之轶事，云遥居士谈禅狮吼之浇风<sup>⑥</sup>，更盛誇艳羨而观优人之戏，托斋供以登寺院之堂，甚至艳妻煽处至骨肉之伤残，覆水难收，嗟！琴瑟之专一。苟刑于失道，将闺教之，何存？愿我宗盟各谨凛之。毋忽怠，惟恐违悖以取罪戾，乃可谓贤孙孝子。苟视之为故纸，置若罔闻，不惟终身之不肖之地，亦何面目见祖宗于泉下矣，子孙其念之。

### 四、法古人

人言伯夷为百世师，仲尼为万世师，岂独伯夷仲尼为可师哉！如皋陶伊传职业之可师者也，周程朱张道德之可师者也。如或仁或义或勤或俭，

一言一行莫有不可法者。每事必以古人为法，则事无不善，学无不成，德无不立，道无不在。此迹，古人超然于流俗之表矣。

### 五、学勤俭

家无贫富，俱以勤俭为本。勤则不荒厥业，俭则不伤其财。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尚质朴，勿尚奢华。岁时伏腊速舅娱宾贵适中，不贵过举。宅种桑麻，妇勤既织，毋任逸则思淫，出则负来，入则横经，须知为之者疾。如此，则财之源开，财之流节。居家之道不外是焉。书曰：“克勤克俭此物此志也。”

### 六、处世道

谦和乃处世之方，无论与正人君子交。我敬人人亦敬我，即奸豪不轨，亦将以春风和煦之气，横逆自无，自而来容或有之。仍用自反于妄人，又何难焉？易曰：“谦受益。”论曰：“和为贵。”处世之方也。

### 七、睦宗族

人品尤重睦族，待伯叔凛若严君，处昆弟常谨雁序。际安居，各勤尔业；罹患难，则同病相怜；困乏贫穷，须留心赈货；鰥寡孤独，宜格外矜怜；或办公务，不可分肥利己；或防不测，不可缩后偷前，无听人咬信谗言以伤我族谊。毋挟小隙构外人以贼我宗盟；毋觅蝇头致操干戈于同室；毋争蜗角令起衅于萧墙；毋恃尊以压卑，恃强以凌弱，为人若此，大端亦略可睹矣。非然者，睦族之谓何其以对祖宗于地下？

### 八、修世系

数十叶之家，数千指之族，传世久而有征，情义久而弗替，以其源流之办于谱书者，素明昭穆<sup>⑦</sup>之载于谱书者，素定是以源洁而未流，自清分定而爱敬自生耳。间有不肖子孙，动谓门第崇卑为大小，不以谱牒有无为轻重，嗟夫，此等愚人但贪饱暖，不知礼义，马牛襟裾而已。忘祖背宗莫此为甚。是以先世谱书当时修，续庶后之人，无冒认远祖之非路人同气之误矣。

### 九、志坟墓

祖宗所赖于子孙者，为其与我世守一抔土耳。然或世远人亡，时移物换，沧海桑田，不可识别，苟无志表，则垦田地拙为沟渠者，不能保其必无矣，乌用尔子孙为哉？故为子孙者于祖宗坟墓悉宜树其碑石，题其上曰：



“某祖之墓”。则百世永存，人无敢平毁者。

### 十、建祠宇

祠宇者祖宗神灵所棲，子孙昭穆所由序，报本追远所由达，故家旧族莫不重此，然创立良艰，废毁甚易。凡我子孙当以时修理，毋使大坏。立宗子宗相于祠中管摄族事，勿令致讼于官府，庶称礼义之族。

### 十一、谨祭祀

祖宗缔造之恩等天覆地载，无所用其补报于无所用其补报之地，而求以少伸补报之私者，惟于岁时伏腊感雨露风木<sup>®</sup>之思，以荐明德黍稷之馨而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礼，自当如此。苟无是礼，则孝子慈孙报本追远之心不几于息乎？凡我子孙必谨乎此。

### 十二、尊祖训

祖宗之爱子孙者无所不至。不惟生之养之安之，而又虑其入于不肖也。为其设教置训以教之。训词之所在？即祖宗之心志所在。生我数世之上不得亲见其仪型，而今日读其训词，即如闻其声见其形，当体其心，敬受奉行于不……

### 十三、孝父母

劬劳<sup>®</sup>树育之恩上同昊天夫，父母当孝，人人知之矣。然当孩提之时无不知爱其亲，每至壮盛之日，反不免违逆之事。此事故非溺情于妻子，即分志于功名，营情于财利，遂至赤子之心渐相忘焉。独不思父母之于子怀抱乳哺，内训外教，固望子能终身奉行之而不替，设有不孝子岂安乎？且世俗之不孝子，每有因分财产而怨父母不均者，有听妒妻言而怒父母不慈者，有放肆奢侈而怨父母拘束者，有酗酒赌博而怨父母责治者，有利妻子而不顾父母衣食者，有厚于私亲而薄于父母用度者，有兄弟执定轮养尔我相推以致父母无容身之处者，若此之类难以枚举。我族之子孙安可不以此为戒哉！故孝父母严为备著，令人人尽斋栗<sup>®</sup>之诚，一一效寝门之风奚。至有生不能尽孝敬之极，以致歿后有追悔之憾愿鉴斯条者，时凛凛于中云。

### 十四、教子孙

子孙之贤不肖，家声之隆替，因之由父兄教育与否。夫人生天地间前

焉而愿其好，父母后焉而愿其好，子孙父母作之于前，子孙述之于后，人生之大愿毕矣。然子孙之贤不肖未必皆子孙之过也。为父兄者乌得而无咎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中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是父兄之于子弟贵善养之，何如耳？凡生子若孙也，于孩提之峙俟。其能言能行须养之以正，以启其良知之天，及稍长也，有识有知必引之以正以履其实践之地。入则颂诗读书使闻正道，出则隆师亲友以近正人，不可偏于溺爱而长其傲惰之气，不可昵于姑息而纵其非僻之心。士焉而责其勤于学，农焉而责其勤于耕，工焉而责其勤于艺巧，商焉而责其勤于贸易。如此，未有不能立其身而成其家者也。今人恃目前之富贵，忘他日之远虑，虽有中才，子孙溺爱于禽犊之爱，纵其骄态之情，千里良材坏于奴隶。第恐吉凶争胜，否泰如环，盛极当衰，门户废坠，饥寒相迫。耕则不能，读则已晚，贾则无本，工则有疵，有耻填于沟壑，无耻流于乞丐矣。凡吾子孙必教之习经史，知礼义，使其穷可为师友，达可为卿相。朱氏之门楣子孙有资质之不堪者，亦须习礼节，明农务，知勤俭，然后忝<sup>①</sup>于朱氏世家之子孙，为人之父兄，其可尽委之子孙哉。

### 十五、积阴德

古人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世人以为天道无知，报施莫据天理，人心置之弗问，岂知鉴观不爽。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以窦门呈五桂之瑞，刘氏有双生之祥，古人积德之应彰彰可改苟德。不修甘为忍心害理之事，殊不知远在儿孙，近在自身矣。故积德一条亦为备著。愿人人当以为怀也。

### 〔注释〕

①伯：古时领导一方的长官。《周礼·春官·大宗伯》：“九命作伯”。《礼记·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又，古爵位名。为五等爵的第三等。直至清代仍沿用。《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②戒旦：黎明时警人睡醒。《晋书·赵至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

③弋雁：用绳系在箭上射雁。《诗·郑风·女曰鸡鸣》：“将翱将翔，弋鳧弋雁。”

④牝：鸟兽的雌性。《书·牧誓》：“牝鸡无晨。”

⑤梁鸿：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字伯鸾，家贫博学，与妻孟光隐居霸陵山中。曾因事出关，过洛阳，见宫室侈丽，作《五噫之歌》，对统治者有所讽刺，因而为朝廷所忌，他遂改变姓名，东进齐鲁。居住吴（治今苏州）依皋伯通，居廊下小屋内，为人佣工舂米。每归，孟光为具食，举案齐眉，以示敬爱。不久病死。著书十余篇，今不传。

⑥浇风：薄。《淮南子·齐俗训》：“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

⑦昭穆：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办庙桃之昭穆。”郑玄注：“父曰昭，子曰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祭祀时，子女也按此种规定排列行礼。《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⑧风木：旧时比喻父母亡故，不及侍养。陆游《焚黄》：“早岁已兴风木叹，余生永废《蓼莪》诗。”

⑨劬劳：劳累、劳苦。陶潜《和刘柴桑》诗：“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诗·小雅·鸿雁》：“之子于征，劬劳在野。”又《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后人据《蓼莪》诗，遂以“劬劳”为专指父母养育子女的劳苦。《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如书到日，可念劬劳之恩，星夜前来，以全孝道。”

⑩斋栗：敬谨恐惧。《书·大禹谟》：“（舜）只载见瞽瞍·葵葵斋栗。”瞽瞍·舜父，葵葵敬惧貌。《孟子·万章上》引作“斋栗”。

⑪忝：辱，有愧于。《诗小雅·小宛》：“风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书·尧典》：“否德忝帝位”。常用作谦词，如：忝在知交，忝列门墙。

## 第三节 延伸阅读

### 一、朱氏源考

朱姓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姓氏，是中华大姓。她的来源也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个主要说法，朱姓来源于颛琐帝之后。颛琐帝即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颛琐之后有陆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于邾，是为邾国，为鲁国的附属国。其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邹城、费县、滕县、济宁一带。自安至仪历十二世，始见春秋齐垣公称霸，仪附从，进爵，称子垣公，后世孙为楚国所灭。邾国被灭以后，其后代因为国家灭亡了，土地没有了，所以就把“邾”之的耳旁去掉了，“邾”即变成了“朱”。

第二种说法，认为按春秋时期的封建宗法制度，诸侯国的国君是世袭的，国君由嫡长子继承，国昌家兴，国破家亡。邾国诸侯的旁系子孙在国家灭亡以后，为了表示与嫡长子之间的区别。主动把“邾”字的耳旁去掉，改姓朱。朱姓最重要的一支就是从“邾”国过来的。

朱氏主要来源于今天的江南、安徽、山东等地，比较偏东，后来承受着战乱逐渐南迁。东晋时有个叫朱玮的从河南迁到了江西，这一支到了南宋出了大哲学家朱熹。蒋垛朱姓即由江西朱熹后人迁来。宋以后又有一支迁到了安徽，到了明朝朱姓成了国姓。

### 二、贤能之士

朱姓可谓源远流长，英才辈出。我们避开朱明王朝276年17位帝王不谈，在这个家族中选出几位严守家规家训，不忘祖宗的出类拔萃人物。

(一)朱云，汉，槐里县(今陕西兴平东南)县令。当时朝廷有个叫张禹的丞相，处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至使国事混乱，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对他说半个不字。这样的怪事，却让朱云看不



下去了。朱云想,张禹这么坏,处处以权谋私,欺上压下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讲话?是不是大家都怕得罪张禹,想做好人?

在这大事大非面前,朱云牢记祖宗遗训,不怕丢官杀头,将张禹的罪状一直告到高帝面前,并要求立即斩杀张禹,抄没其家产。

高帝一看,你个小小县令要求杀掉一个朝廷重臣,岂不是神经有病吗?立即吼道:“把这个人拉出去斩了!”

朱云面不改色,心不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列举张禹一什么罪,二什么罪,滔滔不绝。刽子手前来抓捕他,他紧紧抓住宫殿的门槛,嘴里仍然不停地数说张禹的罪状,并要求皇帝一定要杀张禹,杀了张禹才能国泰民安。高帝一听更火了,说:“赶快将这厮拖出去砍了。”刽子手无论怎么拖,朱云总是死扒住门框不走,仍然坚决要求杀张禹,还百姓一个天下太平。朱云与刽子手就这么拖来拖去,突然“咔嚓”一声,将宫殿的门槛拉断了。

经朱云这么一折腾,高帝却清醒了不少。心想:哎呀,这个人太正直了,死都不怕,敢当面指责一个人的罪状,为百姓讲话,真了不起。于是,下令不杀朱云,将张禹交大理寺查办。

后来朱云成了朝廷重臣,事迹收入朱氏家谱,并受到朱氏后世子孙的景仰。

(二)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人,侨寓建阳(今福建)。朱熹13岁丧父,在其父好友刘子羽、胡宪、刘勉之等人悉心教导下,将其家学发扬光大。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中年以后,他吸取了多方学派的精华,思想逐渐成熟,开始形成一套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学问体系。由于他生在战乱时代,同时积极主张抗金,并强调准备。但被朝廷韩侂胄派而反对,并同时将朱熹等人开创的学派——“理学”拿来当作攻击的幌子。一时间,无数针对朱熹的攻击纷至沓来,竟还有人高呼要将朱熹抓来杀头。在此风暴下,他的门人弟子大都被流放和送进了大牢,剩下朱熹这个孤独老人。在即将耗尽心血,双眼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朱熹忍辱负重,用宽容随和对待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不为别的只为将他的学问汇集成册,传于后世。不久,朱熹油尽灯枯而死。

他是累死的,是一种淡然赴死,并不是对世间遭遇的仇怨。

朱熹一生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顺、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朱熹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又断言“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从事教育50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父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朱熹还吸收了当时科学成果,提出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岸)说等。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高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朱熹还把《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注释有《论语集注》《论语义疏》《论语正义》等。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颇很流行。

朱熹一生的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朱浚,朱熹之后,南宋附马。南宋期间,朱熹死后,他的子孙因他的声名大都有顺利的仕途。到了南宋末年,有一个叫朱浚的子孙,一路高升,还当上了附马,做上了高官。

这个朱浚为人为官的操守似乎都有问题。他忘记了朱氏祖上为官的家规家训,更忘记了朱熹写的“朱子家训”,一味的趋炎附势,出人头地。

当时朝廷有个权臣叫贾似道,靠他当贵妃的姐姐进入官场,在官场上他也很会钻营,历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右丞相、太师、平章等朝廷重职。在朝廷把持朝政,排斥异己,使本来不景气的南宋更加雪上加霜。许多正直的官员不是辞官归里,即是忍气吞声,苟且度日,无视南宋步步逼近灭亡。

朱浚就是无视南宋危亡的一个。

在朱浚还没有当上附马的时候,三天两头往贾似道府上跑,送礼跑官



极尽讨好之能事。

在朱氏这个大的家族中，并非所有子孙都忘记家规家训。有个叫朱沂的子孙，学富五车，品行出众，朝廷要他出来做官，他看到官场内部勾心斗角，腐败成风，坚决不答应，宁愿自食其力，乐得清贫自守，可他对朱浚的拍马钻营，忘记祖训，辱没家风甚为反感。

南宋末年，北方蒙古国日益强盛。1265年至1274年间，襄阳被元军围攻数年，就是那个权臣贾似道隐匿军报，不以全力支援，误国害民。帝显德佑元年（1275年）至使元军沿江东下，这时他才被迫出兵。可惜为时已晚，结果在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大败。赵显盛怒，将贾似道革职放逐，后为监送人所杀。

眼看南宋即将复灭，赵显被迫率领他的小朝廷向福建逃亡。

当时朱浚和他的公主妻子随朝廷一起逃到福州，没几天小朝廷又逃到海上。

这次朱浚没有上船逃跑，为什么？

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朱浚看到许多忠臣义士站出来为国捐躯，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想到朱氏家族的家规家训，“为官一时一地，做人一生一世”的教诲，坚决要求留下来死守，以争取朝廷其他人员逃跑的时间。

朱浚的留下来，按照他的平时表现，人们对他没抱任何希望。实际上他内心已抱定了以死来报效国家，以死来换回对朱氏家族祖上带来的巨大影响。

蒙古军乘胜挥师南下，福州很快被攻下，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南宋官兵纷纷投降。

朱浚和他的公主妻子，眼看南宋朝廷大势已去，不无感慨地说：“你是南宋皇族公主，我是南宋大儒之后，怎么可以做出投降敌人的事呢？”说吧双双服毒自尽。

人有时候是很糊涂的，一旦大事临头，往往又是清醒的，象朱浚在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又回到了朱氏的家族中。

（朱书忠 钱鸿江供稿）